

在語詞的密林裏

尘元

原名陳原，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前所長

尘 尘是通用的簡化字——即塵的簡寫。也許有人會嗤之以鼻，說：這算得上字麼？殊不知這個字少說也有上千年的歷史了。

爲了表示塵土（灰塵、塵埃）這種微粒，古人創造了 **塵** 這樣一個字。這個字見於鑄刻在青銅器上的銘文，也許三千年前就有了。那時大陸上一定多鹿，想想這樣的一種情景：三隻梅花鹿在土路上奔馳，必定揚起被人稱爲塵土的微粒來，所以許慎老先生在《說文解字》中把這個字釋爲「鹿行揚土也」，還加上一個籀文異體字：三隻鹿加兩個土 **麤**。恐怕遠在秦朝時，我們的祖先就感到這個字筆畫太多，寫起來太費事，有聰明人說，用不着三隻鹿，只須一隻鹿在土路上飛跑，也能揚起那麼大把微粒來——那時肯定還沒有建造水泥路面或其他高級路面的高速公路，否則跑過一百隻鹿也揚不起塵土來——爲了方便，人們寫成塵字，可見這個塵其實已是兩千年前的簡化字。後來一定又有聰明的懶人嫌這個字寫起來也還覺得費事，不就是表微細的土塊嗎？他就創造了尘這種該死的寫法來代替原來的塵字。到了宋朝丁度老先生編書（公元1039），在相關的條目下注明：「俗作尘，非是。」可見十世紀前後這個「尘」字已在民間流行，故學者稱之爲俗字，但那部官書把它「非是」一下，就等於不承認它的規範性，也就是剝奪了它的合法性，從此「尘」字被打落冷宮，直至一千年後又被後人「挖」出來加以賞識。這樣一個字的發展史或演變史，往往同社會發展的節奏相適應。因此我信服語言學大師趙元任所說：「其實有史以來中國字是一直總在簡化着吶，祇是有時快有時慢就是了。碰巧現在這時候很多的大批的簡化提議就是了。」①

海然熱 「海然熱」是趙元任給法國當代語言學家 Claude Hagège 起的漢字「姓名」。海氏自己十分欣賞這個譯名，他對我說過，這幾個漢字表達了他的法語姓氏最初的語義，雖則這個古義現今很少人知道了。他還欣賞這幾個漢字道出了他本人的熱情性格。

用幾個漢字組成的詞組或專名，常常會引起人們「望文生義」，因此可以說漢字在這方面有着「特異功能」。例如在譯寫女性的專名時，往往選用了一些帶有女性傾向的單字，如安娜，露意絲，瑪麗，等等。如果用在男性身上，那就不協調了。

在近代史上也出現過一些「不懷好意」或「列入另冊」的漢字專名。當這個古老的封閉的「天朝」，突然面對西方殖民者入侵時，人們把洋人的專名漢字加上「口」旁，以示這是異類，如英吉利會寫作喫咭喇。有時還加上一個「豸」旁，表示一種蔑視或字面上的侮辱——由此喚起人們在看到加了「口」旁或「豸」旁的漢字時應當加上字面以外的語義信息，有時因此而得到阿Q式的自我安慰。

香榭麗榭 巴黎有一條寬闊的大道，近譯作「田園大街」的，從前通寫作「香榭麗榭」——那是法文Champs-Élysées的音譯，這四個字多美呀！一幅令人神往的街景：一幢又一幢別緻的房屋（榭），散放着一陣一陣香氣，美麗極了。

巴黎附近有一個好去處，原稱Fontainebleu——前人譯為「楓丹白露」。法文讀起來有點像英語的Fountain Blue，藍色的噴泉。楓丹白露太有詩意了。一片紅色的（丹）楓林，這裏那裏洒着一滴一滴的無色的（白）露珠，簡直是神仙的去處！

至於詩人徐志摩給意大利的文化古城佛羅倫薩寫上三個迷人的漢字——翡翠冷翠（從當代意大利語Firenze音譯），翡翠已綠得可愛，何況還加上一層寒意（冷），太吸引人了。

也有難聽的地名，不知是哪幾位富有幽默感的先人們給我們留下了幾隻「牙」：西班牙，葡萄牙，海牙——怎麼葡萄會有牙呢？怎麼海也有牙呢？怎麼地中海兩個早年航海發達的國家連同西歐一個「上帝造海，凡人造陸」的國家（荷蘭）中央政府所在地竟變成一顆牙，有點逗人發笑，然而約定俗成，正所謂「天長地久」，改不了了。

馬殺雞 馬殺雞這三個漢字頗有點滑稽感——它是massage的音譯，據說流行於今日的台島，算得上一個外來詞，即舊譯「按摩」。據說「按摩」一度被稱作「抓龍」，龍者龍骨也，也就是人的脊椎骨。

西方在本世紀初才有所謂massage parlor的開設——這個去處如果按照理髮廳，髮屋，理髮店的構詞法可以寫作按摩廳，按摩屋或按摩店，但是人們通常却把它稱為按摩院。為甚麼叫院不叫廳，沒有邏輯的必然道理，語詞的形成往往是沒甚麼道理的。在按摩院給人按摩的女性，稱作「按摩女」——現在則稱作「馬姊」，因為按摩已改稱馬殺雞了。這種語詞是仿照「吧女」即酒吧女郎、「髮姊」即理髮女工而生成的。

又據說男士從事按摩工作的，稱作「雞殺馬」——妙哉，馬殺雞，雞殺馬，顛過來，倒過去，女變男，男變女，由此可知在漢語構詞法中字序是頂重要的——最淺顯而又易見的例子如：「大人」和「人大」，前者指成人（不是小孩子）或要人（有點像VIP的語感），後者則是「人民代表大會」的縮略詞（有時也是「中國人民大學」的略語），相差十萬八千里的。

四字美言 西諺云，對善良的死者，不要吐唾沫，故悼詞通常都揀好聽的話來說，這樣就令生者愉快，死者安息。

近來報上發表的訃告或悼詞，組成讚美詞的往往用四個漢字——四個漢字，四蹄四，却完全不同於英語中用四個字母組成的特種語詞：我們的「土」產四字是美言，西「洋」貨四字母則是穢語。

用四個漢字組成的語詞，鏗鏘有聲——祇要與被追悼者沾點邊就行，請看：

堅持原則	顧全大局	任勞任怨
爲人正直	嚴於律己	寬以待人
謙虛謹慎	艱苦樸素	言行一致
廉潔奉公	聯繫羣衆	平易近人

如此這般，還可以照四字模式無窮無盡地造出一些令活着的後死者愉快，令長眠的先逝者安息的語詞來——自然用四個漢字也可以造出惡毒的語詞，例如：兩面三刀，陰陽怪氣之類，誰也知道那是唾沫，決計不能向逝者吐去的。

聊 聊，本是個方言語詞，可現在已進入大衆語滙庫，聊聊，就是無目的閑談，或作閑聊。《藍色多瑙河》作者約翰·史特勞斯(Johann Strauss)寫過一首波爾卡舞曲，其名爲《閑聊波爾卡》——聽這曲子，你就如同置身於七嘴八舌的、說長道短的、沒有中心的、幾乎沒有開頭也沒有結尾的閑聊之中。閑聊的聊，雖不同於「無聊纔讀書」的那一個聊，可是無聊却也是同樣的有閑，而且閑得慌。閑了才能夠無休無止，漫無目的地「亂彈琴」——亂彈琴也就是閑聊。

可是今日中國，却到處都在聊。

招待員們在聊，服務員們在聊，售貨員們在聊，有些電話總機接線生也總是在聊。人人聊，處處聊，時時聊，手中無事固然聊，手中有事也在聊，上班聊，下班聊——說者謂，當人們不再熱衷於聊的時候，一切便得救了。

① 見《通字方案》§2.4，1967。